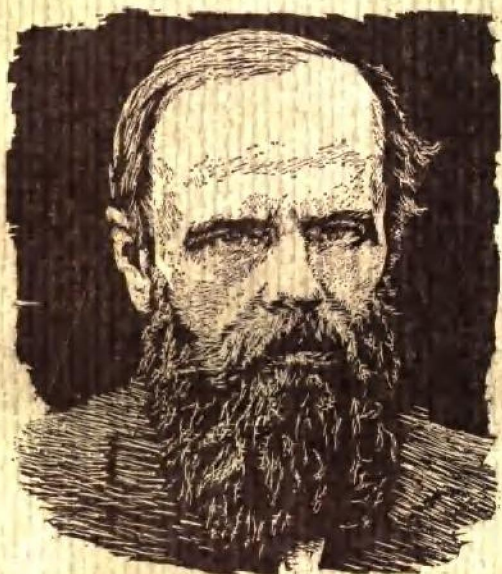


回忆陀思妥耶夫斯基





费·米·陀思妥耶夫斯基墓(在彼得堡
亚历山大一涅夫斯基修道院内)

本书根据 Ф.М.Достоевский в воспоминаниях
современников, издательство «Художественная
литература» 1964 选译。



回忆陀思妥耶夫斯基

Huiyi Tuosituoyefusiji

人民文学出版社出版

(北京朝内大街166号)

新华书店北京发行所发行

北京顺义冠中印刷厂印刷

字数 456,000 开本 787 × 1092 毫米 1/32 印张 237/1 插页 7

1987 年 2 月北京第 1 版

1987 年 2 月北京第 1 次印刷

印数 0,001 - 2,450

书号 10019·4055 定价 4.05 元



费·米·陀思妥耶夫斯基

目 次

安·米·陀思妥耶夫斯基	
回忆录(摘录)	1
德·瓦·格里戈罗维奇	
文学回忆录(摘录)	43
帕·瓦·安年科夫	
美好的十年(摘录)	63
阿·亚·巴纳耶娃	
回忆录(摘录)	67
费·米·陀思妥耶夫斯基	
一八七七年《作家日记》(摘录)	73
斯·德·亚诺夫斯基	
回忆陀思妥耶夫斯基	82
亚·彼·米柳科夫	
费·米·陀思妥耶夫斯基	110
彼·彼·谢苗诺夫-天山斯基	
回忆录(摘录)	145

彼·库·马尔季亚诺夫	
在世纪的转折时期(摘录)	170
阿·叶·弗兰格尔	
回忆费·米·陀思妥耶夫斯基在西伯利	
亚(摘录)	182
尼·尼·斯特拉霍夫	
回忆费奥多尔·米哈伊洛维奇·陀思妥	
耶夫斯基	206
尼·加·车尔尼雪夫斯基	
我与费·米·陀思妥耶夫斯基的会见	275
索·瓦·科瓦列夫斯卡娅	
童年的回忆(摘录)	279
玛·亚·伊万诺娃	
回忆录	310
安·格·陀思妥耶夫斯卡娅	
回忆录(摘录)	324
一八六七年日记摘录	480
瓦·瓦·季莫费耶娃	
同著名作家共事的一年	513
弗·谢·索洛维约夫	
回忆费·米·陀思妥耶夫斯基	601
米·亚·亚历山德罗夫	
一个排字工人回忆一八七二至一八八一年	
间的费·米·陀思妥耶夫斯基	632

弗·加·柯罗连科	
涅克拉索夫的葬仪和陀思妥耶夫斯基在他	
的墓地上的演说	686
阿·谢·苏沃林	
日记摘录	691
记亡友	694
格·伊·乌斯宾斯基	
普希金纪念日	708
叶·帕·列特科娃-苏尔丹诺娃	
关于费·米·陀思妥耶夫斯基	723
伊·伊·波波夫	
费·米·陀思妥耶夫斯基，他的	
葬礼	751
编后记	758

安·米·陀思妥耶夫斯基

安德烈·米哈伊洛维奇·陀思妥耶夫斯基(1825—1897)，作家费·米·陀思妥耶夫斯基的弟弟，一八四九年毕业于建筑工程学校，曾在几个大城市当建筑师，一八九〇年退职。

一八七五年他开始撰写回忆录，一八九六年脱稿。

本篇回忆录叙述陀思妥耶夫斯基的亲属关系以及童年、青少年时代的生活，介绍了作家成长的环境和过程，具有重要的史料价值。

回 忆 录(摘录)

莫斯科玛丽亚医院

遗憾的是，我父母的详细情况我知道得很少。这大概是因为他们去世时我还太小，就连我的哥哥姐姐们也还不

可能同父母认真谈谈他们的过去。不过这只是就我父亲的情况而言,至于我母亲的情况,我从我的姨母亚历山德拉·费奥多罗夫娜·库马宁娜那里了解得非常详细。

我的父亲米哈伊尔·安德烈耶维奇·陀思妥耶夫斯基在结束他的社会活动时,是六等文官和三枚勋章的获得者。我从偶然得到的先父的一些文件中得知,他的父亲,也就是我的祖父安德烈(他的父称好象叫米哈伊洛维奇),是个神父。

我父亲觉得自己不适于做神父,就在得到自己母亲的赞同和祝福以后,离开老家,来到莫斯科,进莫斯科外科医学院读书。父亲在医学院毕业后,于一八一二年被分配到戈洛温和卡西莫夫临时陆军医院当医生,后来又到了博罗金诺步兵团,在那里获得上尉军医军衔。一八一八年他又从博罗金诺步兵团转到莫斯科陆军医院,升为主治医师。一八二一年三月调离军界,到莫斯科玛丽亚医院当医生,保留上尉军医的头衔。我就出生在这所医院里,父亲也是在这里,于一八三七年结束了他历时二十五年的供职生涯。从父母的谈话中我了解到,在卡明涅茨-波多尔斯克省,父亲除了双亲以外,还有个体质很弱的弟弟和几个妹妹,父亲不止一次给家乡写信,要留下来的亲人回音,好象还在报纸上登过启事。可是始终没得到亲人的回信。

虽然我家也是一个古老的贵族世家,但不知是由于我父亲当年背井离乡时身上没带任何证明身世的文件还是由于其他原因,父亲升任八等文官又获得一枚勋章(当时据此

可以享受世袭贵族的权利)之后,才得以使自己和子女进入莫斯科省贵族阶层,并载入家谱的第三部分。

现在我来谈谈我所知道的有关我母亲的出身和亲属的情况。

我母亲玛丽亚·费奥多罗夫娜原姓涅恰耶娃。她的父母是商人出身。她父亲费奥多尔·季莫费耶维奇·涅恰耶夫在一八一二年以前,也就是卫国战争以前,是个富豪,也是当时的知名人士。战争期间,他丧失了全部财产,但他分文不差地还清了债务。

我母亲的外祖父,我的外曾祖父米哈伊尔·费奥多罗维奇·科捷利尼茨基是贵族。一七九五年我的外祖母瓦尔瓦拉·米哈伊洛夫娜出嫁那年,他是十四等文官,在莫斯科宗教印刷所当校对员^①。他这个人想必很不一般。这可以从两个方面得到证明:首先,他的职务要求他要精通俄语,同时他很可能和当时的文学家有密切的关系(因为那时候印刷所还不多),从年代上来看,他可能和当时有名的诺维科夫有来往。其次,还可以间接说明他有高度的文化修养,这就是他能让自己的儿子瓦西里·米哈伊洛维奇受到高等教育,瓦西里后来不仅成了一名博士,而且还当了莫斯科大学医学系某教研室的一名教授。

费奥多尔·季莫费耶维奇和瓦尔瓦拉·米哈伊洛夫娜结婚(这是费奥多尔·季莫费耶维奇第一次结婚)后,只生

① 关于这一类情况的资料是作者从他的姨母亚历山德拉·费奥多罗夫娜·库马宁娜的遗物中发现的。

了一个儿子，即米哈伊尔·费奥多罗维奇（他一直独身），和两个女儿，一个是亚历山德拉·费奥多罗夫娜，我的姨母，她嫁给了亚历山大·阿列克谢耶维奇·库马宁；另一个就是我的母亲玛丽亚·费奥多罗夫娜。我的外祖母瓦尔瓦拉·米哈伊洛夫娜于一八一三年去世，外祖父费奥多尔·季莫费耶维奇于一八一四年又与未婚的奥莉加·雅科夫列夫娜·安季波娃结婚。

这样一来，在我幼年的时候，我们母亲家的亲戚就有：一、母亲的父亲费奥多尔·季莫费耶维奇·涅恰耶夫；二、母亲的哥哥米哈伊尔·费奥多罗维奇·涅恰耶夫；三、母亲的胞妹亚历山德拉·费奥多罗夫娜·库马宁娜和她的丈夫亚历山大·阿列克谢耶维奇·库马宁；四、母亲的继母奥莉加·雅科夫列夫娜·涅恰耶娃；五、母亲的同父异母大妹奥莉加·费奥多罗夫娜；六、母亲的同父异母二妹叶卡捷琳娜·费奥多罗夫娜；七、母亲的亲舅舅瓦西里·米哈伊洛维奇·科捷利尼茨基和他的妻子娜杰日达·安德烈耶夫娜；八、母亲的表妹纳斯塔西娅·安德烈耶夫娜·马斯洛维奇和她的丈夫格里戈里·帕夫洛维奇；九、母亲的表兄瓦西里·安德烈耶维奇·基霍米罗夫。所有这些人都与我家有血缘关系，常来我家。

讲了我所知道的我父母的出身和他们的亲属的情况以后，我应该谈谈我们家里人的情况。我父母于一八一九年结婚。在我上面，他们生了三个孩子，我是老四。大哥米哈伊尔生于一八二〇年十月十三日，一八二一年十月三十日二

哥出生，姐姐瓦尔瓦拉生于一八二二年十二月五日。在我下面，又生了四个孩子，薇拉和柳博芙，这两个妹妹是双胞胎，生于一八二九年七月二十二日，弟弟尼古拉生于一八三一年十二月十三日，小妹妹亚历山德拉生于一八三五年七月。

我出生时和幼年时期，我家住在莫斯科玛丽亚医院一侧(进大门后往左)一所石砌的三层小楼的底层。和现在公职人员住的公家住宅相比，人们会觉得从前的住房面积要小得多。我父亲当时已经有四五个孩子，是校级军医，而他占用的这套房子，除了门厅和厨房以外，只有两间正经的房间。象一般的住房一样，一进门是个不生火的穿堂，再往里走，是一间只开一扇窗户的门厅(窗户朝着前院)。这个相当长的门厅后半部用一块顶不到天花板的木板隔出一间光线昏暗的屋子作为儿童室。再就是大客厅，这间屋子相当大，有两扇窗子邻街，三扇窗子朝着前院。还有一间两扇窗子临街的小客厅，这间小客厅也用木板隔出一间半明半暗的屋子给父母作卧室用。总共就这么大！后来，到了三十年代，我家的人口增多了，又给了一间三扇窗户朝后院的屋子，这样，我家又多了一条黑洞洞的过道。厨房相当大，单独在一个地方，去厨房要经过冰冷、空荡荡的正门穿堂，里面有个很大的俄罗斯炉灶，还有几层高板。至于带铁板盖的炉灶，我们连想都没有想过！冰冷、空荡荡的正门穿堂里，楼梯下面的那一块空地成了一个挺大的储藏室，这就是我家的全部住房和设备！

房间里的陈设也很简朴：门厅和儿童室漆成深黄胶色，大客厅漆成金黄色，小客厅和父母的卧室都是淡蓝色的。当时还没有壁纸。三个荷兰式炉子都很大，用条形瓷砖镶面（带有蓝边）。家具也很平常。虽然我们家从不打牌，大客厅的两扇窗户下却摆了两张呢面牌桌。记得我们只在父亲的命名日玩过一两次。此外，大客厅的中央还有一张餐桌，桌子周围有十几把上了浅色油漆的桦木椅，每把椅子上都放着用上等羊皮做的绿色软垫。小客厅里摆着一张长沙发、几把安乐椅、母亲的梳妆台、衣橱和书柜。卧室里有父母的床、洗漱池和两只装母亲衣物的大木箱。我已说过，木椅和安乐椅上都有软垫。垫子里面塞的不过是鬃毛，因此，年深日久，这些软垫都陷下去了。木椅和安乐椅都按当时时兴的样式做得很大，如果两把安乐椅摆在一起，一个成年人都可以躺在上面。至于长沙发，任何一个都可以当双人床用。由于这个缘故，人坐在木椅、安乐椅或长沙发上根本无法靠在背上，只能笔直地坐着。当然，没有漂亮的窗帘和门帘。窗子上只挂着普通白棉布的帘子，没有任何装饰。

很明显，这样一套房子我们全家住在里面是不可能舒服的。门厅后半部隔出来的那间儿童室只能住下我的两个哥哥。姐姐瓦尔瓦拉夜里睡在小客厅的长沙发上。我和妹妹薇拉小的时候都睡在父母卧室里的吊床上。保姆和几个奶妈睡在紧挨着父母卧室的一间黑乎乎的小屋里。提到几个奶妈，我得说一下：我母亲只奶过头一个孩子，也就是我的大哥米哈伊尔。

说到我们这个家庭，我不能不谈到一个毕生和我们生活在一起，同我们共甘苦的人。这就是我们的保姆阿廖娜·弗罗洛夫娜^①。她真是个大好人。从我记事时起，她不仅受到我父母的尊重，而且还被看成是我们家的一个成员！她不是我们家的农奴，而是一个莫斯科的小市民。她很以此为荣，常说自己并非普通人家出身。在生我姐姐瓦尔瓦拉的时候，当然是在生我之前，她就来我家了。我们兄妹几个都是她带大的。我能记得她的时候，她已是快五十岁的人了。在妇女中，她算是个高个儿，而且很胖，肚子几乎垂到膝盖上。她的饭量大得惊人，不过一天只吃两顿；喝茶也不就面包，而是咬着糖块喝。她除了当保姆，还是我家的管事。我们都叫她“大妈”，以“你”字称她，她对我们也称“你”，不仅在我们还是孩子的时候，就是后来，我们都长成了大人，她仍然以“你”字称呼我们。父母叫她阿廖娜·弗罗洛夫娜，或者直接称呼她弗罗洛夫娜^②，她也按名字和父称称呼我父母（仆人中只有她一人这样），叫父亲米哈伊尔·安德烈耶维奇，叫母亲玛丽亚·费奥多罗夫娜。其他的仆人则叫他们老爷、太太。阿廖娜·弗罗洛夫娜从进我们家门到父母去世后离开，前后十五年还要多，始终拿五卢布纸币的工钱。她是个处女，自称是“老姑娘”。没人看到过她在

① 在陀思妥耶夫斯基的长篇小说《群魔》和《作家日记》里都有保姆阿廖娜·弗罗洛夫娜出现。

② 俄国人称呼别人的名字和父称表示尊敬；只称呼父称，仍然表示尊敬，但多一点亲密之意。

厨房里闲坐，她说厨房里人常说些不堪入耳的话，她一个姑娘家不便听。父母对这种说法只是笑笑而已，他们倒非常愿意阿廖娜·弗罗洛夫娜这样做。她一直在儿童室里吃饭，她的饭菜也是一样不减地从我们的饭桌上端去的。

我们这些小孩子从学会自己吃饭，不再需要别人帮忙时开始，也就是学会用勺子、叉子、刀子起，就到大餐桌上吃饭了。在没学会之前，我们一直和保姆在儿童室里吃饭。应该说她教我们使用餐具的方法是很成功的。我记得我在三四岁的时候就能在大餐桌吃饭了。虽然坐在高椅子上，但并不需要别人帮忙。阿廖娜·弗罗洛夫娜持斋并不严格，她说自己是个身不由己的人，不会有人因此对她求全责备，可是她却把吃东西时不吃面包看作是天大的罪过。“我的天啊，先吃点面包再吃东西吧……这是上帝的吩咐！”她一贯这样教导我们。弗罗洛夫娜几乎从不出门。每隔一年或一年半才收到一次她的胞妹娜塔利娅·弗罗洛夫娜来莫斯科的消息，她是科洛缅斯基修道院的修女。每次来莫斯科，她都住在莫斯科某修道院。逢到这个日子，保姆一大早就起来穿衣打扮，然后到妹妹那里待一整天，晚上才回来。这一天，母亲就象是失去了左膀右臂（母亲自己这样说）。几天以后，她的妹妹又来回访，在我家也待上一整天。我们的阿廖娜·弗罗洛夫娜的外出和待客也就到此为止了。弗罗洛夫娜穿着总是十分整洁，每天都戴着白布包发帽，逢年过节，还戴缀花边的包发帽。这种小帽子很特别，皱边做得很大，只要她走路稍快点儿，皱边就向上翘。

其实，我们家除了保姆和奶妈之外，赶上有吃奶孩子的时候，还用些女工。她们都是雇来的，但是在我们家干得时间都很长。其中有一个人我记得很清楚，她叫薇拉。她在我们家干了好几年，两个夏天都跟我们一起去了乡下。总之，她在我们家很习惯。可惜，后来出了丑事，离开了我们。她的父亲是个手艺很好的木匠，他和妻子都很爱薇拉，就象俗话说的，视如心肝宝贝儿。她走了以后，我们家就再也没有雇过女仆，因为母亲从乡下领来三个能使唤的小姑娘。她们都是孤儿，其中的两名我还记得，叫阿丽沙和卡佳。第一个，也就是阿丽沙，后来称她阿丽娜·阿尔希皮耶夫娜，是个非常温顺的小姑娘，总在绣花或做别的什么活儿。另一个，卡佳，是个泼辣的姑娘。

厨房里有四个人。一是车夫达维德·萨韦利耶夫，大家也叫他达夫维德。其实他是父亲的仆人。除了照看四匹马，达维德什么也不懂，也没有别的事做。不过他的外差很多，这就够他忙的了。同其他仆人相比，父亲最喜欢也最尊敬他。二是听差费奥多尔·萨韦利耶夫，车夫的兄弟。我记不得为什么叫他听差了，其实应该叫他门房。他的职责是劈柴，给所有的炉子送柴，管炉子，担水（每天从苏哈列夫泉水塔挑回来两桶烧茶用的水）。只有很少的时候，母亲单独步行进城时，费奥多尔才穿上镶金边的听差制服，戴上三角帽，挺神气地跟在离母亲几步远的后面护送她。或者在母亲单独外出、没有父亲陪同的情况下，费奥多尔也穿起那套制服，站在马车后面的脚踏板上。当时这在莫斯科是礼

节上的一种要求。车夫达维德和费奥多尔是同胞兄弟，乌克兰人。我不知道他们是怎么成为父亲的农奴的，只知道那是父亲结婚以前的事。幸运的是，他们都是无家可归的人，对自己的故乡从不想念。三是厨娘安娜，她很早就已经是农奴了，还在我们家买农庄之前。她饭菜做得极好，完全可以代替真正的厨师。四是洗衣女工瓦西里萨，她的工作是每星期前三天洗衣服，后三天压衣服、熨衣服。她也是个农奴，后来失踪了，简单地说是逃跑了。她的出逃使我的父母很苦恼，原因与其说在物质方面，不如说在道义方面，因为这使人觉得我们家的农奴生活得不好，其实，他们在我们家的生活是很不错的。

买庄园，尼古拉弟弟出生，外祖父 去世，第一次去庄园和我们在那儿 的游戏，庄园起火

我父母早就想在莫斯科附近买一处合适的庄园。一八三〇年这个愿望变得更加迫切。我记得很清楚，当时有各种各样的经纪人到我们家来，在莫斯科这种人被称做中间人，为买主和卖主起牵线搭桥的作用。这些经纪人推荐了许多庄园。最后，到了一八三一年夏天，有一座庄园被父亲看中了。那是伊万·彼得罗维奇·霍佳因采夫卖的庄园，